

月儿弯弯照七夕

张春波

杜牧，这个才智卓绝、风流倜傥的唐朝男人，既有胸怀家国之气，又有儿女情长之欲，一首《秋夕》惹人遐想无限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秋夕何夕？月色七夕。凝望夜空，繁星点点，月华生辉，这是个值得期盼的浪漫日子，天上人间，互述衷肠，情意绵绵。

七夕下的月光，总是那么柔情似水，爱的涟漪泛起朵朵浪花，拍打着彼此的心岸。七夕，月色情思，几度红尘长相忆。我和妻在一轮弯月的光映下，手牵手漫步于垂柳依依的河堤，缓缓地走进诗意的梦境，或许今夜就能看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一刻……

月光悠悠，心也悠悠，远望一河之隔的乡村，感觉有点沉寂，有点空旷，也蕴含着几许柔美。透过朦胧的月色，隐约可见稻田间、高粱地、葡萄架下一派成熟之韵，它们怀揣着丰腴的果实，在柔和的月光中安然入睡了。河边的一处池塘，月映荷叶，莲藕飘散的清香在空气中荡漾。而那飞舞的流萤，似嗅到了佳蔬瓜果的香气，不知疲倦地闪着微弱的萤光在夜色中探寻着。夜风凉爽爽，本该低鸣的昆虫，却在如纱似水的月色中躁动起来，兴奋起来，那此起彼伏的鸣叫声穿越厚重的时空，唤醒了一段千古柔情、忠贞不渝的经典爱情。

今夕七夕，西湖断桥处，荷塘月色下，一对



月上梢头 张磊 摄

有时是凄美的、残缺的、遗憾的，然而“两情若是久时长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就如同见证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轮残月，虽有阴晴圆缺，但依旧光映历史，照亮未来。

地面，月光如水，诗意般地流淌。七夕之夜，虽然没有中秋月圆下的全家欢聚，但却可以在弯月之下互诉衷肠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沐浴着月色，老人们诉说着金婚岁月，中年人诉说着温馨家庭，青年们诉说着爱慕之情，为的是平平淡淡长相厮守。诉说，缩短了心灵的距离，思念如月光倾泻，任由动情的泪水打湿床枕。今夜，一轮弯月挂窗头，同枕却难眠，唯愿共情永远。

月儿弯弯照七夕，那一抹月色，光耀着天上人间，月虽缺，情却圆。

望月

栖白

每逢七夕，我便想起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。大街小巷，热恋的情侣们手捧鲜花，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甜蜜而浪漫，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

而在古代，七夕名为“乞巧”。唐代诗人林杰诗曰：“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这天晚上，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，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，姑娘们穿着新衣，虔诚跪拜，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，嫁得一个如意郎君。

盛大而热闹的乞巧节，还有很多丰富有趣的习俗，吃巧果、穿针乞巧、投针验巧、喜蛛应巧、晒书晒衣、拜织女、拜魁星、香桥会等。其中最有趣，最考验手艺的便是穿针乞巧。

唐代诗人施肩吾诗曰：“乞巧望星河，双双并绮罗。不嫌针眼小，只道月明多。”穿针乞巧源于汉朝，七夕夜里姑娘们聚在一起比赛穿针，甚至皇宫里都年年进行这一主题活动。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彩丝线和七根银针拿出来，对月穿针，谁穿得越快，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，穿得慢的称为“输巧”，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“得巧”者。唐代诗人祖咏诗曰：“向月穿针

易，临风整线难。不知谁得巧，明旦试相看。”

其实，对月穿针是极不容易的。七夕之月即使再亮，也是弦月之光，并不能朗照，而且时有微云漂浮，再则，所穿之针是一种特制的扁形孔针，有五孔针、七孔针、九孔针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穿针乞巧”在古代风靡一时，尤其是妙龄女孩儿乐在其中。实际上这里边并不仅是“恳求聪明能干”，“乞巧”的潜意识里实际上是“乞爱”，是对感情、婚姻生活与家庭的期盼，而“穿针”自身便是男孩和女孩婚缘的暗喻。

南北朝诗人刘遵也曾诗曰：“岁月如有意，情来不自禁。向光抽一缕，举袖弄双针。”姑娘们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挥舞玉手，一针一线来回穿梭，同时也勾起了情思。在古代，华丽的手工艺品也被视为女性对男性的一种爱意表达。而男子们则把这些织品挂在房间中或悬挂在室外，以示对女子们的感激和深爱。

随着岁月变迁，乞巧节很多文化习俗已渐渐遗失和没落。但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美好传统节日，它不仅代表了古代人们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决心，同时也象征着女性勤劳灵巧的美德。

七夕晒书的古人

聂熙恩

七夕是我国的一个民俗大节，民间有许许多多的习俗，除人们所熟悉的穿巧针、做巧食、拜魁星、染指甲、用树液洗头等习俗外，古时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风雅习俗——晒书。

据说，七夕晒书是从晒衣演变来的。“七月七，晒棉衣”的风俗源于汉代。汉朝建章宫的北边有个叫太掖池的地方，池的西边有汉武帝的晒衣阁，每年七夕，常见宫女在那里晒衣服。汉代登楼晒衣服的风俗到魏晋时演出晒书的习俗。三国时司马懿因为权力太大而受到曹操的猜忌，因此装疯病躺在家中。曹操不大放心，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。时值七月七日，假装疯病的司马懿却在家中晒书。令史回去禀报，曹操命令司马懿立刻回朝任职，若不去就要拘捕他，司马懿不得不回朝从命。

七夕晒书，可谓好处多多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云：“七月七日，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。”古代的藏书条件差，难免蠹鱼乱蹿，霉斑孳生，晒书有利于延长书籍寿命，保护书籍的完整性。当然，晒书也是读书人清点藏书的一个重要手段，晒书的过程就是逐柜清点藏书的过程，这样不但可以做到心中有数，而且部分图书、书画还由此失而复得。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就是通过晒书，找回了四十多封书信。除此之外，晒书当天，更像是一场图书博览会，那些平常秘不示人的书画珍藏，到了七月七，便像是深闺里的女孩子们赶上了每年一度的上巳节，梳洗打扮，纷纷出动。而参与晒书的人员，便可以借此机会大饱眼福。

七夕晒书是有讲究的，并不是简单地把书从藏书阁移出，在太阳底下展开。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《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》中的记载颇为具体：“曝书须在伏天，照柜数目挨柜晒，一柜一日。晒书用板四块，二尺阔，一丈五六尺长，高凳搁起，放日中，将书脑放上，两面翻晒。不用收起，连板台风口凉透，方可上楼。遇雨，台板连书入屋内，阁起最便。摊书板上，须要早凉。恐汗手拿书，沾有痕迹。”从这些晒书经验之中，我们可以得见古人晒书之法的精细，以及惜书爱书之情的真挚。

在晒书的过程中，也生发了一些风雅趣事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南北朝时期刘义庆所编的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：七月七日人人晒书，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，人家问他干什么，他回答：“我晒肚皮就是晒书。”郝隆的行为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，另一方面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。成语“郝隆晒书”也是源于此。另外，民间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晒经书的传说。玄奘师徒从印度取经回国，经书被河水打湿。当太阳升空高照时，他将经书放到高崖大石之上，一一晾晒。所以，佛教寺庙有翻检曝晒所藏经书的习俗。由这些故事记载看来，古时七夕晒书、晒衣的习俗很是盛行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晒书这一古老习俗已逐渐被忽视。诚然，文字要想永远鲜活，是需要我们常拿出来细细品味的。

